

赵飞燕别传



中国古典名著
百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赵飞燕别传

[宋]秦 醇 著

秦 醇

秦醇，字子复（一作“子履”），生卒年不详，宋谯川（治所在今安徽亳县）人，事迹无可考。

赵飞燕别传

余里有李生，世业儒。一日，家事零替。余往见之，墙角破筐中有古文数册，其间有《赵后别传》，虽编次脱落，尚可观览。余就李生乞其文以归，补正编次以成传，传诸好事者。

赵后腰骨纤细，善踣步行，若人手执花枝，颤颤然，他人莫可学也。在主家时，号为飞燕。入宫，复引援其妹，得宠，为昭仪。昭仪尤善笑语，肌骨秀滑。二人皆称天下第一，色倾后宫。自昭仪入宫，帝亦稀幸东宫。昭仪居西宫，太后居中宫。

后日夜欲求子，为自固久远计，多以小犊车载少年子与通。帝一日惟从三四人往后宫，后方与人乱，不知。左右急报，后惊，遽出迎帝。后冠发散乱，言语失度，帝亦疑焉。帝坐未久，复闻壁衣中有人嗽声，帝乃出。由是帝有害后意，以昭仪隐忍未发。一日，帝与昭仪方饮，帝忽攘袖瞋目，直视昭仪，怒气怫然不可犯。昭仪遽起，避席伏地，谢曰：“臣妾族孤寒下，无强近之亲，一旦得备后庭驱使之列，不意独承

幸御，浓被圣私，立于众人之上。恃宠邀爱，众谤来集。加以不识忌讳，冒触威怒，臣妾愿赐速死，以宽圣抱。”因涕泣交下。帝自引昭仪臂曰：“汝复坐，吾语汝。”帝曰：“汝无罪。汝之姐，吾欲梟其首，断其手足，置于溷中，乃快吾意。”昭仪曰：“何缘而得罪？”帝言壁衣中事。昭仪曰：“臣妾缘后得填后宫，后死，则妾安能独生？况陛下无故而杀一后，天下有以窥陛下也。愿得身实鼎镬，体膏斧钺。”因大恸，以身投地。帝惊，遽起持昭仪曰：“吾以汝之故，固不害后，第言之耳。汝何自恨若是！”久之，昭仪方就坐，问壁衣中人。帝阴穷其迹，乃宿卫陈崇子也。帝使人就其家杀之，而废陈崇。昭仪往见后，具述帝所言，且曰：“姐曾忆家贫，饥寒无聊，使我共邻家女为草履，入市货履市米，一日得米归，遇风雨，无火可炊，饥寒甚，不能成寐，使我拥姐背，同泣。此事姐岂不忆耶？今日幸富贵，无他人次我，而自毁如此！脱或再有过，帝复怒，事不可救，身首异地，为天下笑。今日，妾能拯救也；存歿无定，或尔妾死，姐尚谁援乎？”乃涕泣不已，后亦泣焉。自是帝不复往后宫，承幸御者，昭仪一人而已。

昭仪方浴，帝私觐。侍者报昭仪，昭仪急趋烛后避，帝瞥见之，心愈眩惑。他日，昭仪浴，帝默赐侍者金钱，特令不言。帝自屏罅觐，兰汤滟滟，昭仪坐其中，若三尺寒泉浸明玉，帝意思飞荡，若无所主。帝常语近侍曰：“自古人主无二后，若有，则吾立昭仪为后矣。”赵后知帝见昭仪浴，益加宠幸，乃具汤浴请帝以观。既往，后入浴，后裸体，以水沃帝，愈亲近而帝愈不乐，不终浴而去。后泣曰：“爱在一身，无可奈何！”

后生日，昭仪为贺，帝亦同往。酒半酣，后欲感动帝意，乃泣数行下。帝曰：“他人对酒而乐，子独悲，岂不足耶？”后曰：“妾昔在主家时，帝幸其第。妾立主后，帝时视妾不移目，甚久。主知帝意，遣妾侍帝，竟成更衣之幸。下体尝污御衣，欲为浣去，帝曰：‘留以为忆。’不数日，备后宫，时帝啮痕犹在妾颈，今日思之，不觉感泣。”帝惻然怀旧，有爱后意，顾视嗟叹。昭仪知帝欲留，先辞去，帝逼暮方离后宫。

后因帝幸，心为奸利，三月后乃诈托有孕，上笺奏云：

臣妾久备掖庭，先承幸御，遣赐大号，积有岁时。近因始生之日，优加善祝之私，特屈乘舆，俯临东掖，久侍宴私，再承幸御。臣妾数月以来，内宫盈实，月脉不流，饮食甘美，不异常日。知圣躬之在体，辨六甲之入怀。虹初贯日，应是珍祥，龙据妾胸，兹为佳瑞。更期诞育神嗣，抱日趋庭，瞻望圣明，踊跃临贺，谨此以闻。

帝时在西宫，得奏喜动颜色，答云：

因阅来奏，喜庆交集。夫妻之私，义均一体；社稷之重，嗣续为先。妊体方初，保绥宜厚。药有性者勿举，食无毒者可亲。有恩来上，无烦笺奏，口授宫使可矣。

两宫候问，宫使交至。后虑帝幸，见其诈，乃与宫使王盛谋自为之计。盛谓后曰：“莫若辞以有妊者不可近人，近人则有所触，触则孕或败。”后乃遣王盛奏帝。帝不复见后，第遣使问安否。

而甫及诞月，帝具浴子之仪。后召王盛及宫中人曰：“汝自黄衣郎出入禁掖，吾引汝父子俱富贵。吾欲为自利长久计，托孕乃吾之私意。今已及期，子能为吾谋焉？若事成，子万

世有厚利。”盛曰：“臣与后取民间才生子携入宫，为后子，但事密不泄，亦无害。”后曰：“可。”盛于都城外有生子者，以百金售之。以物囊之，入宫见后。既发器，则子死矣。后惊曰：“子死，安用也？”盛曰：“臣今知矣，载子之器不泄气，子所以死也。臣今再求子，盛之器中，穴其上，使气可出入，则子不死。”盛得子，趋宫门欲入，则子惊啼尤甚，盛不敢入。少选，复携之趋门，子复如是，盛终不敢携入宫。后宫守门吏严密，因向有壁衣中事，故帝令加严之甚。盛来见后，具言子惊啼事。后泣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时已逾十二月矣，帝颇疑讶。或奏曰：“尧之母十四月而生尧，后所妊当是圣人。”后终无计，乃遣人奏帝云：“臣妾昨梦龙卧，不幸圣嗣不育。”帝但叹惋而已。昭仪知其诈，乃遣人谢后曰：“圣嗣不育，岂日月未满也？三尺童子尚不可欺，况人主乎？一日手足俱见，妾不知姐之死所也。”

时后宫掌茶宫女朱氏生子，宦者李守光奏帝，帝方与昭仪共食，昭仪怒，言于帝曰：“前者帝言自中宫来，今朱氏生子，从何而得也？”乃以身投地，大恸。帝自持昭仪起坐。昭仪呼宫吏祭规曰：“急为吾取此子来。”规取子上，昭仪谓规曰：“为吾杀之。”规疑虑，昭仪怒骂曰：“吾重禄养汝，将安用也？不然，吾并戮汝。”规以子击殿础死，投之后宫。后宫人凡孕子者，皆杀之。

后帝行步迟涩，气颇惫，不能御昭仪。有方士献大丹，养于火百日乃成。先以瓮贮水，满，即置丹于水中，即沸，又易去，复以新水。如是十日，不沸方可服。帝日服一粒，颇能幸昭仪。帝一夕在太庆殿，昭仪醉进十粒。初夜，绛帐中

拥昭仪，帝笑声吃吃不止。及中夜，帝昏昏，知不可，将起坐，或仆或卧。昭仪急起，秉烛视帝，精出如涌泉。有顷，帝崩。

太后遣人理昭仪，且急穷帝得疾之端，昭仪乃自缢。

后居东宫，久失御。一夕后寝，惊啼甚久，侍者呼问，方觉。乃言曰：“适吾梦中见帝，帝自云中赐吾坐。帝命进茶，左右奏帝云：‘向日侍帝不谨，不合啜此茶。’吾意既不足，吾又问帝：‘昭仪安在？’帝曰：‘以数杀吾子，今罚为巨鼃居北海之阴水穴间，受千岁冰寒之苦。’故尔大恸。”

后北鄙大月氏王猎于海上，见巨鼃出于穴上，首犹贯玉钗，颞望波上，睖睖有恋人意。大月氏王遣使问梁武帝，武帝以昭仪事答之。